

张 恨 水

我的写作生涯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1206.6/27

我的写作生涯

张 恨 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4349



人 民 出 版 社

824349

责任编辑：曾志明

封面设计：杨守年

我的写作生涯

张恨水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印张4 插页5 字数73千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625册

书号：10118·443

定价：0.38 元



作者生前摄于一九六二年冬

目 录

- 一 序言 1
- 二 我没有遇到好老师 3
- 三 跌进小说圈 7
- 四 礼拜六派的胚子 9
- 五 我的无名处女作 12
- 六 蹶等的进修 14
- 七 第一次投稿 16
- 八 第一部长篇 17
- 九 失学之后 19

十	一节流浪小史	• • • • 21
十一	写作出版之始	• • • • 24
十二	北京的初期	• • • • 27
十三	新闻工作的苦力	• • • 29
十四	通讯文字收入甚丰	• • 31
十五	关于《春明外史》(一)	• 32
十六	关于《春明外史》(二)	• 35
十七	关于《春明外史》(三)	• 38
十八	《金粉世家》的背景	• 40
十九	《金粉世家》的出路	• 42
二十	《啼笑因缘》的跃出	• 44
二十一	北平两部半书	• • • 46
二十二	《斯人记》	• • • • 47

二十三	《春明新史》	48
二十四	世界书局的契约	49
二十五	加油	51
二十六	武侠小说的我见	54
二十七	忙的苦恼	57
二十八	《新闻报》的续约	59
二十九	《太平花》	60
三十	抗日的方向	61
三十一	《东北四连长》	62
三十二	《啼笑因缘》的尾巴	64
三十三	二次加油	65
三十四	西北行	68
三十五	西北回来	71

三十六	参加《立报》	• • • 72
三十七	办《南京人报》	• • • 74
三十八	被腰斩的一篇	• • • 77
三十九	在南京苦撑的一页	• 78
四十	入川第一篇小说	• • 80
四十一	《游击队》	• • • • 82
四十二	抗战小说	• • • • 83
四十三	《八十一梦》	• • • • 85
四十四	生活材料	• • • • 86
四十五	茅屋风光	• • • • 88
四十六	《上下古今谈》	• • 91
四十七	散文	• • • • • 93
四十八	斗米千字运动	• • • 94

四十九	夜生活 · · · · ·	97
五十	意外的救星 · · · ·	99
五十一	土纸书 · · · · ·	100
五十二	榨出来的油 · · ·	102
五十三	胜利后的作品 · ·	104
五十四	伪书 · · · · ·	107
五十五	我死了 · · · · ·	110
五十六	故事的利用 · · ·	111
	底稿 · 尾声 · · · · ·	113

回忆父亲

——代校后记

张恨水先生小说创作年表

一 序 言

我虽然是个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来反对自传一类的文字。因为我看了不少的自传，除了那是些谎言，也无非是一篇广告。当我在重庆过五十岁的时候，朋友们让我作自传，我婉谢了。老友张友鸾以为不可，他以为我在文坛上，多少有点影响，对这点影响，不可没有一个交代。他以和我三十年知交之深，很兴奋的提起笔来，要作《〈张恨水论〉》。这篇论他打算从我三代的历史考起，小至于我写的一首小诗，都要谈谈，这心愿不可谓不宏。可是他只写了几千字，就搁笔了，因为他太忙。我自然是一笑了之，而觉得没有交代也好。

说话之间，又是四个年头。我是一切云过太空。最近，我辞去了报社的工作^①，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我的生活忽然起了急遽的变化，失去了

① 指1948年12月12日辞去北平《新民报》工作。

平常的生活秩序。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辞去工作后，这时感到无聊，我那矛盾的心情，似乎是吃了一碟四川的棒棒鸡，除了甜、咸、酸、辣、苦，什么滋味都有。我于是慢慢地长思了。

人生几十年光阴，象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过去。中国人形容这个速度，是“白驹过隙”，其快可知。而我这时咸、酸、苦、辣的境地，也不过是白驹过隙中千万分之一秒，其实也可以稍稍的忍耐，让他过去。可是我又另有一个感想，我家乡安徽人说的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个“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显。万一是明天不穿，趁着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天下大事，轮不着我谈。家庭琐事，诗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我也犯不上去多那些事。只是一点：写了一辈子文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对于这神交，我还愿更结下一层更深的友谊。同时，也有人对我发生了不少的误解。举一个例：在东北和华北沦陷期间，伪造的张恨水小说，竟达四、五十种之多。那里面不少是作孽的文字，把这罪过加在我身上，我太冤，我也应当辩白。于是我想到，

我应当写一篇短短的文字，让孩子们抄写若干份，分寄我的好友，让他们分别为我保存。说乐观点，在我百年之后，从朋友手里拿出我的亲笔供状来，不失人家考张恨水的一点材料。我这样想，我就要办。而家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反对我这样做。虽然说不祥的有些愚昧，然而总是好意，我也就算了。

前两天到报社^①，和同人谈起。同人笑说这很有趣，遗嘱式的文字，当然可以不必。不过你能对自己的写作，作一个总检讨，那还不失为有意思的事，索性你写详细一点，我们拿到报上来发表，若以留材料而论，没有比在报上发表以后可留的程度更深的。我始而考虑，这是不是违反我的素志来写自传？但同人再三的怂恿，我的意志也就动摇了，我答应改变自传方式写，作为向读者写个供状。这供状是不是撒谎？是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我没法子深辩，敬求读者先生的批判。文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斯更无须提及。我只是写我由识字一直到现在。

二 我没有遇到好老师

谈我自己的写作，一定要谈我是怎样写起，就

^① 指北平《新民报》。

涉及我的读书经过了。我七岁整才入蒙学^①，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当然念的是“三、百、千”^②。我很好，念半年，就念了十三本书。你问这十三本书都是什么？我告诉你，全是《三字经》。因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念私塾。念过《上下论》^③，念过《孟子》。我除了会和同学查注解上的对子（两行之中，两个同样的字并排列着）而外，对书上什么都不理解。有一天，先生和较大的两个学生讲书，讲的是《孟子》齐人章。我很偶然的在一旁听下去，觉得这书也不很有味吗？这简直是个故事呀。于是我对书开始找到了一点缝隙，这是九岁多的事。地点是在江西景德镇，那时，我父亲在那里作点小事。

十岁，我在南昌。在一位父执^④的家馆里念书。他有两个孩子念书，另带我和一个小孩子，四个学生，共请了一位安徽老夫子（同乡）教书。那时，有新书了。如《易字蒙求》、《易字读本》之类，都带有图。我对这些带图的书，非常的感兴趣。先生并不曾和我们讲些什么，但看了这图，我可以略懂些书上的意义。后来我又转入一家较多的学生的私塾，有大半学生读《蒙字读本》。那书共

① 这里是按旧习惯，讲的是虚岁，实龄应是六岁。

②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③ 《上下论》即《论语》上下两册。

④ 父亲的挚友

二册，是浅近的文言，而且每课有图。我虽不读，同学读着我在旁边听着，每课都印入我的脑筋，让我了解许多事。至于我自己呢，却念的是《左传》，先生应了我父亲的要求，望文随解一遍，我实在是不懂。同时，先生又为我讲《二论引端》。这是用朱注和一些浅文，注解论语的书，但我还是不大懂。不过我另有个办法，同学念《论语》，带着白话解的，我借同学的看，我就懂了。

十一岁，我和父亲到江西新城县去（现在的黎川县），家里请了一位同乡端木先生，教我和我的弟弟，还有一位同乡子弟。正式开讲，我就了解所谓虚字眼了。但这并不是先生教的，还是由《四书白话解》那里看来的。这个时候，我自己有两个新发展：其一，是在由南昌到新城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我四叔正读着，把我吸引住了，我接过来看下去。我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学以后，我父亲桌上，有部洋装《红楼梦》，印得很美，我看过两页，不怎样注意。而端木先生却是个《三国》迷，他书桌上常摆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我就偷着看，看得非常的有味。这书，帮助我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其二，我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当然答应。但先生自己并不会作诗，除了教给我“山外青山楼外楼”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而外，并无一个字的

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

十一岁半，我回到安徽潜山原籍，在本乡村里读书。这个读书的环境很好，是储姓宗祠附设的圣庙。庙门口一片广场，一颗大冬青树，高入云霄，半亩圆塘，围了庙墙。庙里只有三个神龛，其余便是大厅和三面长庑，围了个花台子。我和弟弟，靠墙和窗户设下书桌。窗外是塘，塘外是树，树外是平原和大山。因为我已读过《千家诗》，对我的读书帮助不少。但先生是个老童生，一脑子八股，同学全是放牛小孩，完全和我城市的同学异趣。也惟其如此，我成了铁中铮铮了。这时，我自己有一部更好的《四书白话解》，而且有精细的图。我在图上，看懂了乘是八马拖的战车，我又了解了井田是怎么个地形。抄他一句成语，“文思大进”。因此，半年之内，除了《礼记》，我把五经念完了。先生来了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要我作八股，居然逼得我作成了“起讲”。又要我作试律诗，这就吃不消了。一个虚岁十一岁的小孩子怎么会平对仄，红对绿呢？我被先生逼得无法可治，只有拿了一部诗韵死翻。就这样填鸭式的，在半年之内，我搞懂了平仄。而对《千家诗》，也更觉有味了。

这一些，可以说先生没教我，全是瞎猫碰死耗子，我胡乱碰上的。而我真正感到有味的，还是

家藏的两部残本小说。一部是大字《三国演义》，一部是《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另有一部《西厢记》，我却看不懂。后来，又看到一本残缺的《七国演义》，就是孙庞斗智的一幕，我也深深地印在脑筋里。不过，这时，我已懂得《左传》，也把它当故事看。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左传》上一些字句，可以说是那故事性的文字引动我的。

三 跌进小说圈

我在了解字义以前，是很不幸的，没有遇到过一个好先生。十三岁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江西，并随家回到了新淦县三湖镇。那个地方，是产桔子的地方，终年是满眼的绿树。一条赣江长时流着平缓而清亮的水，我家住在这平河绿树之中，对于我这个小文人，颇增加了不少的兴趣。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半经半蒙的私馆里读书（经馆是教授可以作文的学生。科举时代，得读九年轻馆，才有能力去考秀才），所谓“出就外传”，我就住在学校里。这学校是家宗祠，桔林环绕，院子里大树参天，环境很好。先生姓萧，是个廪生，人相当的开通，对学生取放任主义，对我尤甚。我和三个同学，有一间屋子可读夜书。夜书只是念念古文，我非常的悠闲。同室有位管君，家里的小说很多，不断地带来看。

我在两个月之内，看完了《西游》、《封神》、《列国》、《水浒》、《五虎平西南》。而我家里，上半部《红楼梦》，和一部《野叟曝言》，我一股脑儿，全给它看完了。这样，使我作文减少了错别字，并把虚字用得更灵活。六七月间，先生下省考拔贡，出了十道论文给我作，我就回家了。

父亲办事的地方，是万寿宫。我白天不回家，在万寿宫的戏台侧面，要了一段看楼，自己扫抹桌子，布置了一间书房。上得楼去，叫人拔去了梯子，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作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

《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迳。我在楼上干些什么勾当，父亲未加干涉，也很少同学找我。约莫是两个月功夫，我自己磨练得仿《聊斋》仿《东莱博议》的笔法作文。当然，那是很幼稚的。因为用字的简炼，甚至于不通。但先